

独行西部

有一个男人

每年都会独自一个人千里迢迢地去看一片树

那片树总是让他双泪长流

尽管那片树下并没有长眠着一个他心爱的女人

但一到秋风乍起的日子

男人就会出门

那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

彭懿 著

1267.4/1421

独行西部

很远很远的 地方有片树

彭懿 著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 / 彭懿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221-07893-3

I . 很 … II . 彭 … III . 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3700 号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 彭懿 著

出版人	曹维琼
策 划	远流经典文化
执行策划	颜小鹞 李奇峰
责任编辑	杜培斌 沈梦溪
设计制作	曾 念
出 版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地 址	贵州人民出版社
电 话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经 销	010-85805785 (编辑部)
印 制	0851-6828477 (发行部)
版 次	全国新华书店
印 次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008年1月第一版
印 张	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4
定 价	140mm×210mm 1/32
	4
	ISBN 978-7-221-07893-3/I·1608
	16.50元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彭 懿

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这样两行字：

一个命中注定的旅人

一个徘徊在人妖之间的幻想小说作家

他是一位幻想小说作家，他写幽灵，写妖孽，写大树成精，写那些在现实世界中从未发生过的凄美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他说只要他闭上眼，现实世界的人、声音就会遽然遁去，梦魔般的幻觉就会把他紧紧地攥住。他写过《与幽灵擦肩而过》、《半夜别开窗》、《魔塔》、《三条魔龙》……

他还是一位狂热的摄影师，当他在人鬼不分的幻想世界里陷得太深的时候，他就会背着沉重的背囊，一个人上路去浪迹天涯了。他去过许多地方，写过许多本美丽、弥漫着一种幻想、诡异而又无比浪漫气氛的摄影旅行笔记，像《背相机的旅人》、《邂逅白狐——我的新疆之旅》、《租辆废车上天堂——我的西藏之旅》……

他还写理论，翻译书，四处讲演图画书……

他现在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E-mail: pengyi3566@hotmail.com



目录

引子 一片属于你一个人的森林

一个男人,胡杨林里独自唱情歌 004

莫非说那片树下埋着一口生命之泉? 014

天边额济纳 018

一个土尔扈特人的后裔说,我们现在搬到了过去的湖底 021

神话不朽 026

死之舞 029

树关于幸福的一段对话 034

风葬了树,还是树葬了风 040

和树一起不思不想地看日落 043

一片死亡的森林 050

天怒 058

又见旱魃 061

白鸟和它的那片白森林 062





生命留痕	068
因为我听到了生命的歌……	070
它们是魔沼,它们是蓝沼	076
黑甲虫和沙蜥	080
有棵树,那是一阕绝唱	084
沙妖	088
当额济纳河有水的日子	093
额济纳胡杨备忘录	100
大漠如歌	108
听一片古陶讲那过去的故事	112
长眠在这里真好	116
额济纳又多了一个来看树的男人	120

► 旅游提示



有一个男人

每年都会独自一个人千里迢迢地去看一片树

那片树总是让他双泪长流

尽管那片树下并没有长眠着一个他心爱的女人

但一到秋风乍起的日子

男人就会出门

那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

引子
一片属于你一个人的森林





引子

我的心灵中不曾有片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树。

不要说密密一片了，一棵就行。它不必美丽，也不必参天，丑点、矮点、老点，甚至歪七扭八地爬满了青苔都行，只要我拥有那么一棵！它会听我絮叨，会撑我一把，会为我一个人落下几片漫天飞舞的秋叶……

可我那日渐干涸的记忆里，没有这样一棵树。

我也不曾去寻找。

然而，别的男人却不是这样，尽管记忆中不曾有这样一片相依为命的树，但他们却会去寻找！走上很远很远的路，找上几年，十几年，因为一旦找到了，那就是一片属于你一个人的森林了。

有人给我讲了这样的故事。

后来，我上路了。

再后来，我也开始为别人讲这样的故事了。



有一个男人，每年都会独自一个人千里迢迢地去看一片树。

已经连着去了五年。

那片树总是让他双泪长流。

那里不是他的故乡，那里他一个亲人也没有。

树下并没有埋葬着谁。尽管这个面容冷峻的男人总是选择一个秋风乍起的日子去看它们，但落叶飘零的树下，并没有长眠着一个他心爱的女人，那里也并没有发生过一段什么凄美悲凉的爱情故事。

他来，只是为了那片让他魂牵梦萦的树。

那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风沙弥漫，贫瘠干涸得近乎寸草不生。然而，就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有一个名叫额济纳的小地方，却长着一片“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的胡杨树。他每年都来，他说，以后他老了，哪怕是风烛残年了，爬也要爬来……

是什么让他如此地留恋这片树呢？

后来有人告诉了我，这男人是一位职业摄影师，那人还说，这男人是去那片悲壮苍凉的胡杨林里一个人唱情歌的。

我与他第一次相遇，是在甘南的拉卜楞寺，那是一个无雪无风的冬天。我逆着人流一眼就认出了他，这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因为在粗犷之下，他那张孔武有力的脸上透露出一种西北人少见的深沉，不，是一种阴柔吧。应该承认，这还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男人。

他握住了我的手，说出了他的名字。

我说，聊聊你的故事吧。

他困惑地望着我说，我的故事一点都不浪漫。

不，我说，在如今这个男人正在堕落得索然无味的年代，还有一个男人，每年都会痴情而执著地去看一片沉默不语的树，难道这还不够浪漫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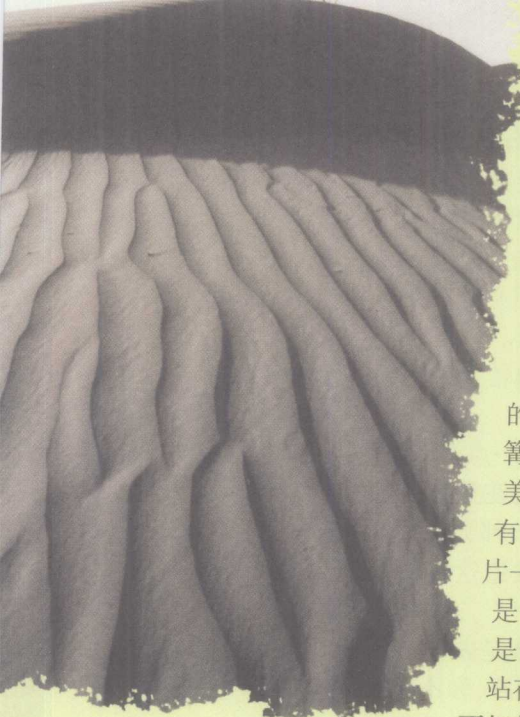
他纠正我道：不是一片，过去我是去看一棵树。

一棵树？我在心底里叫了一声，你不是一个游吟诗人吧，每年在戈壁滩上风尘仆仆地走上几天，就是为了去看一棵树？

这该是怎样的一棵魔树呢？

那天，我听他用诗一般的语言为我描绘了那





一棵树——

那是一棵胡杨树，孤零零的，长在额济纳的一片沙漠里。说真的，它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心就悸颤了一下，当时正是大漠落日的一刹那，它那金黄灿烂的树叶被照耀得犹如一堆燃烧的篝火。我悸颤，还不仅仅是因为它美丽，而是它的孤独。你想，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一生被围困在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孤寂与死亡中，该是何等的悲哀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它遭遇到的第一个生命，反正我站在沙脊上时，觉得它战栗了一下。不知是我还是它，开始呜咽起来：求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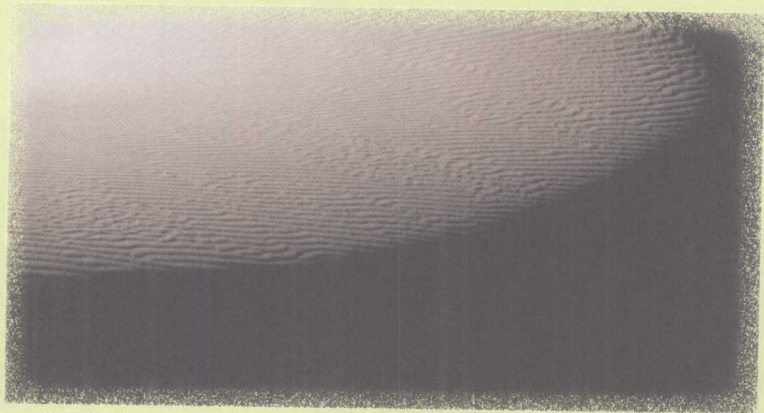
你，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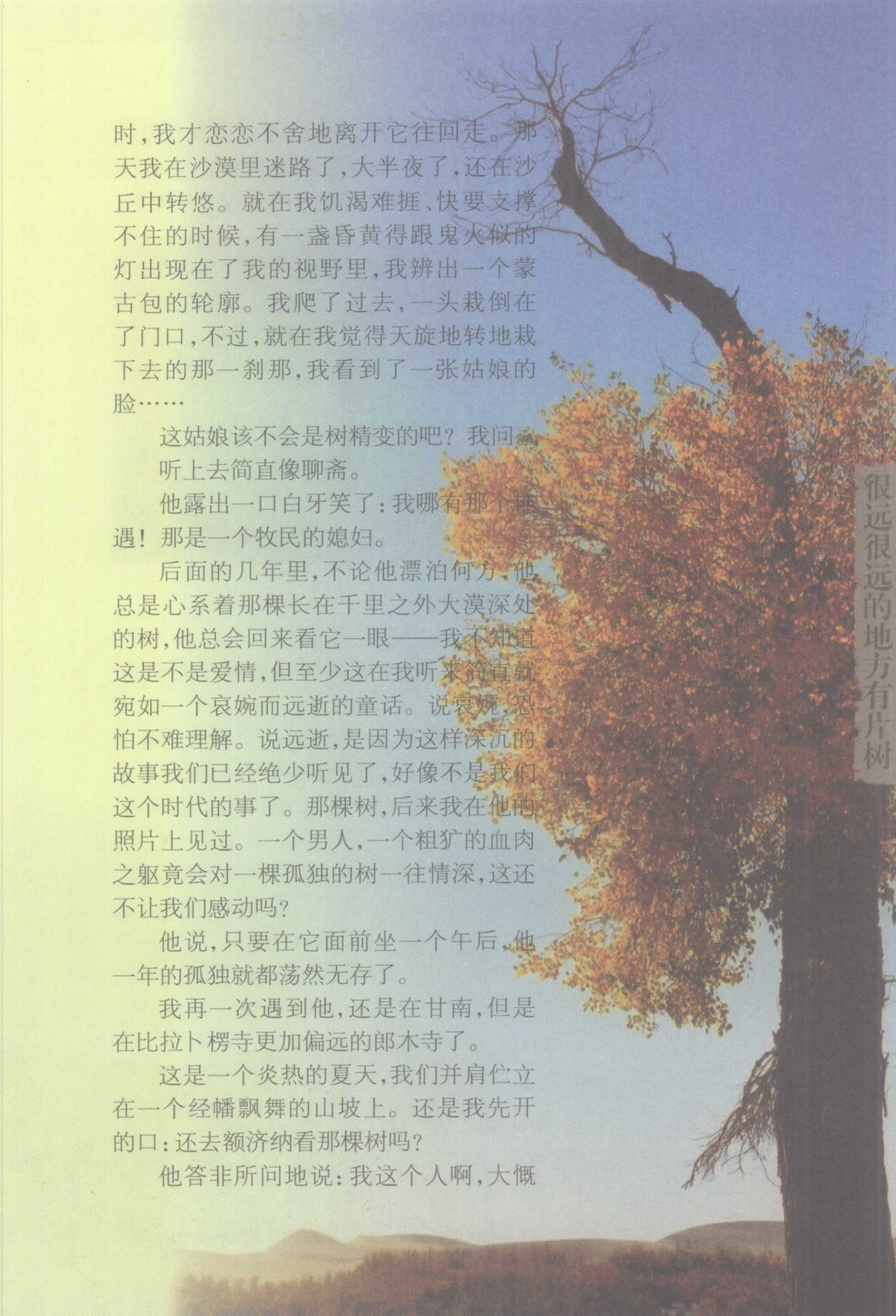
我说的，你信吗？他抬眼问我。

我信。

一个孤独的男人从一棵孤独的树中找到了一种慰藉。

他还在自言自语：真像是通了灵似的，那天，我一直在它身边呆到天黑。直到狂风大作





时，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它往回走。那天我在沙漠里迷路了，大半夜了，还在沙丘中转悠。就在我饥渴难捱、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有一盏昏黄得跟鬼火似的灯出现在了视野里，我辨出一个蒙古包的轮廓。我爬了过去，一头栽倒在了门口，不过，就在我觉得天旋地转地栽下去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一张姑娘的脸……

这姑娘该不会是树精变的吧？我问，听上去简直像聊斋。

他露出一口白牙笑了：我哪有那个奇遇！那是一个牧民的媳妇。

后面的几年里，不论他漂泊何方，他总是心系着那棵长在千里之外大漠深处的树，他总会回来看它一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但至少这在我听来简直就宛如一个哀婉而远逝的童话。说哀婉，恐怕不难理解。说远逝，是因为这样深沉的故事我们已经绝少听见了，好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了。那棵树，后来我在他的照片上见过。一个男人，一个粗犷的血肉之躯竟会对一棵孤独的树一往情深，这还不让我们感动吗？

他说，只要在它面前坐一个午后，他一年的孤独就都荡然无存了。

我再一次遇到他，还是在甘南，但是在比拉卜楞寺更加偏远的郎木寺了。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并肩伫立在一个经幡飘舞的山坡上。还是我先开的口：还去额济纳看那棵树吗？

他答非所问地说：我这个人啊，大概

前世不是人而是一棵树，在人的世界里我总是碰得头破血流，而只有面对树，我才有自信，才有一种归宿感。真的，我总是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



而且是棵胡杨树。

我问他：还去看那棵树吗？

还去，他说，不过更多的是去看一片死树林了。

死树林？我愕然了，我看见这个男人的脸上飘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悲戚，还略带了点激昂。

他用一种沉重的声音对我讲起了那片死树林——

有一年，我从沙漠里出来，一个牧民对我说，我带你去看一片死树林吧！跟着他走了几十公里，我走进了一片满目苍凉的死树林。当时正好是残阳如血的黄昏，我被吓住了。一棵棵惨白的





死胡杨被照得血红，宛如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杀戮，有的树匍匐在那里，有的还在挣扎。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感觉，牧民走了，我却不肯走了，我抚摸着这一棵棵百年死树，仿佛听到了它们的呻吟。当时我真想放声恸哭一场，我想，它们才是胡杨雄魂啊！

我问，你是去凭吊它们的吗？

他否认道，不是凭吊，是去感受一种男人的精神。

他是在这片死树林中寻找一种悲愤、一种可歌可泣的东西。他声音高亢地对我说，你是没有见过它们啊，那不是死亡，那是一曲曲生命的赞歌啊！它们视死如归，死了都不肯倒下啊！我只要一走进去，就会听到这些胡杨之魂在悲壮地呼喊：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活下去啊！

你说，他反问我，在它们中间，我还会觉出自己那不足挂齿的孤独吗？



这片死树林让他的精神有了一次飞翔。如果说以前那棵树,还只是一个孤独的男人倾诉的对象的话,那么这片象征胡杨雄魂的死树林,则让这个失魂落魄的男人重新站了起来。他剃了一个光头,把自行车往长途汽车的顶上一绑,不远千里,一次又一次地扎进这片死不瞑目的死树林。死树林被一片沙丘与河道所围,一次他开着一辆摩托车过河时,河里还只是浅浅的一片水,可回来时水已经深得没过膝盖了,结果他连车带人一头扎到了河里。后来,他在林子里发现了一座十几年前牧羊人留下来的小木屋,就带足了水,干脆住在死树林里看日起日落了。

再看他的作品,发觉他不再去用心地描摹心灵深处的那种孤独了,而是多了一种阳刚之美。尽管阳刚得让人悲壮,让人肝胆俱裂,让人听到了一声声死亡的呐喊,但我们还是感悟到了一种力量之美。